

讲话稿

□陈树彬

1

事了。我要是跟着这么捣鼓，搞不好，牛头不对马嘴，这五十万块钱买个笑话，值吗？

2

后来，我又想到一个法子，找我儿子代写。儿子初三了，作文“顶呱呱”，学生报经常发表文章。但一开始，他不答应，一撇嘴还说，我可不能瞎话！

3

我一打听，周老师刚退休，闲不住，在市区开了一家书店。那家书店，不大，上面写着“三味书屋”。心想，难道我走错了门了？仔细瞅瞅，地点、门牌没错啊。我在门口扯着嗓门喊：“里面有人吗？喂——三妹……”

4

良久，周老师说，你，让老师写啥好呢？我一怔，老师，不就净拣好的说吗？捐款建校，多好的事呀！周老师摇摇头，说，你捐这么多钱建教学楼，大家会惦念你。但你生怕人家不知道，到处说，人家反而会很快忘记你的好，只谈论你的贪。

5

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周老师的“三味书屋”的。回到家里，儿子好像早等着我。他的表情有点捉摸不定，爸，你那份讲话稿，我重新写。我打量着儿子，为什么？儿子撇开脸，爸，你是有缺点，但这一次，你捐建了教学楼，是好事，我本着性子专挑你的毛病，是我不对。

我陡然笑了，笑得连肺都舒服。我说，儿子，老爸这一路回来，算是想明白了。刚才，我小学的老师给我结结实实上了一课。校庆上的讲话，不需要什么讲话稿。儿子愣住了，爸，你不需要讲话稿？我知道该讲什么。我搭着儿子的肩膀，相信老爸！



曾松龄《大苗山的放牛娃》(布面油画)

关于《小鸡撒尿路径分析》

□许锋

姓阮，名依。喜欢附庸风雅。风雅亦有层次，高的，阮依攀不上；低的，看不起；中不溜的，比如弄篇论文发发，花钱不多，又能出名，在阮依看来，很划算。他不会写。不怕，有人代笔。

阮依正抓着猪蹄啃，她擦了擦油手，端起酒杯——《再谈小鸡撒尿路径》可否？曹堡深邃的目光在镜片上折射开条缝儿——研究，越深越好，沉下心来，把一个问题研究透，建议把公鸡和母鸡的撒尿路径分别研究。抽空，阮依回了趟老家。母亲已老，但腿脚尚可。还养着一些鸡，满院子跑，满山跑，吃五谷杂粮，吃虫。阮依好不容易抓到一只，鸡以为大难临头，拼命挣扎。仓皇间，咕唧，拉了一泡尿，不偏不倚，正中阮依衣襟。她顾不得臭，喊，咋光拉尿，光拉屎干啥，你倒是撒泡尿啊。

曹堡主编收尾：虽不能说百年一遇，但在鄙人半个世纪的编辑生涯中，此文，不亚于松窗半掩月落空庭中见西风，天长地久云茫茫中见万里秋霜。是晚，阮依设宴。觥筹交错中，曹堡主编凑近了问，阮教授最近还有什么研究？阮依正抓着猪蹄啃，她擦了擦油手，端起酒杯——《再谈小鸡撒尿路径》可否？曹堡深邃的目光在镜片上折射开条缝儿——研究，越深越好，沉下心来，把一个问题研究透，建议把公鸡和母鸡的撒尿路径分别研究。抽空，阮依回了趟老家。母亲已老，但腿脚尚可。还养着一些鸡，满院子跑，满山跑，吃五谷杂粮，吃虫。阮依好不容易抓到一只，鸡以为大难临头，拼命挣扎。仓皇间，咕唧，拉了一泡尿，不偏不倚，正中阮依衣襟。她顾不得臭，喊，咋光拉尿，光拉屎干啥，你倒是撒泡尿啊。

曹堡主编，太荣幸了，请问我的论文收到了吗？我正要讲这事，大作已经编辑部诸位同仁传阅，非常惊讶，也非常振奋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这般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了。您热爱，您过奖了！只是，刊物也要生存……没问题，小鸡要撒尿，我懂。另外，本期杂志我买1000本，不用打折，按定价即可。阮教授不但学问渊博，还悲天悯人，有此境界，假以时日，必成翘楚！

不客气曹主编，我能报销。三月后，样刊寄到。“阮依”——好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她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亲了一下又一下，闻了一下又一下。墨香，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。论文在闺蜜圈中引起强烈反响。继而，通过“朋友圈”进一步扩大，引起社会关注。研讨会上，与会者人手一册《乌合论丛》，大家边品边读的泰国榴莲，边阅读分析，边频频点头。于日常中见真功。于细实处推陈浪。

鸡被阮依高举，两翅驾东风。阮依的鼻梁子上突然滑过一阵清凉，她探舌一舔，有点腥，有点骚，兴奋地喊：我看见鸡撒尿了，我看见鸡撒尿了！鸡羞极了，一头扎入池塘。风飘飘，雨潇潇；池面，一根鸡毛，一叶飘舞。

林珑又来到了帘前。帘子虚虚地拉起，屋里立刻静了下来，阳光从帘子间指余宽的缝隙里流入，照在藤椅边小圆桌上那杯漾着热气的绿茶上。林珑迟疑着，犹豫着，最后还是走了过去，拿起了望远镜。她欲罢不能。

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些天了。每天早晨，一番鸡飞狗跳的忙碌后，她把俩娃连拖带拽地塞进车里送到学校。车拐弯，再到菜市场拎回满满一篮子菜。关上门，喝口水，喘匀了气，她便来到帘前，就像现在一样。

对面的女人穿着睡袍，散着长发，才起床不久的样子。有时，她在做操，头往后仰，双手伸成长长的“一”字。接着，左左右右地转动脖子，又前前后后地踢腿，伸腿。今天她拎起一个喷壶，满脸笑容地在浇花，嘴唇还不停地开合，似在与花说话。

林家阳台上的花真多啊！林珑叫不出几种花的名字。唉，养俩娃的时间都不够，哪还有闲工夫赏花，更别说什么养花了！可那女人如蝶穿花拂叶的样子，真美。她应该比自己小不了几岁，也有三十多岁了吧？可皮肤咋就那么好，白白粉粉的。绿叶，红花，粉面，再加上一头飘逸的青丝，活生一幅现代仕女图。

林珑抓了一把自己的短发，叹了口气。带娃不方便，她一头长发已剪去好多年了。那时候的女人，一点不逊色于对面的女人。那女人俨然就是当年的自己。想想那会儿，除了上班，业余时间就是逛街美容，或蒙头睡大觉，根本不用操心。可婚一结，娃一生，生活就像城市道旁修剪后的景观树，只留下了枝干；又像被万千蛛丝缠住，找不到头绪。要吃饭，

要工作，要看孩子，忙得左支右绌，忙得着急上火……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，被扣奖金，被大会小会点名批评，里子面子全没了。后来，她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：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家庭主妇，在锅碗瓢盆鸡毛蒜皮和叽咕吵闹中，远离了一直被自己喜欢和坚守的自己。

对面的女人已经浇好了花，净了手，来到钢琴旁，轻轻掀开那天鹅绒一般的蓝色遮盖物，坐在琴凳上。她的双手想必如两条细长的银鱼，跃动在如雪悠扬的琴键上。琴声悠悠……悠悠的琴声催下了林珑的眼泪。她放下望远镜，拉开窗帘，转身去了厨房。琴声悠悠，悠悠的琴声……

琴声浸没了她。她看着自己择菜的双手，它们也曾如银鱼，在琴键上奔驰而过，留下一串串披着星辉月色的音符。她又想起许多个夜晚，对面女人撩起的帘子上，那两个交叠的人影，多么有牵手散步了……不想也罢，生活总得继续。

这一日，林珑送孩子回来，路过小区广场时，在花木森森处的长椅上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好熟悉，竟是对面的女人！她吃惊了，脚步停了下来。而且，那女人正低头捂脸，无声抽泣。林珑想了想，终于绕过去，坐在她身边，却不知从哪里劝起，就递过去几张纸巾。女子接过，扭头一看，目中心一瞬愕然，一瞬慌张，又恍如久违的熟悉。女子说：谢谢。我认识你，你住我家对面楼，真羡慕你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却……怎么也……怀不上，我经常躲在帘子后面偷看你们……

女人，在对面

□查晶芳

台阶

□贺江波

千禧小区每栋楼的公共垃圾桶都统一放置在单元楼出口的右侧。陈先生所住的是小区的五栋二单元。二单元的出口正对着一段通往六栋的台阶。这里平时极少有人走，因为台阶上总是堆满了各种垃圾，有捆扎好的硬纸板，有装成袋的塑料瓶，也有锈迹斑斑的金属物，破旧电器、泡沫板……台阶口还总是停放着一辆堆满了垃圾的平板车。

这些垃圾都是一个老太太堆放的。老太太也住在五栋二单元里，每天早上，她都会穿着一条黑色围裙出门，手里推一辆破旧婴儿车，去千禧小区各单元楼旁的垃圾桶里，搜寻能够拿去卖钱的垃圾。老太太会把她的收获捆在那辆破旧婴儿车里，装满之后拉回到五栋二单元的那个台阶口。

每天的午饭前和晚饭后，老太太都会在台阶前整理她搜寻到的垃圾，并把这些物件分类、整理好，或捆扎，或装袋，一堆破破烂烂很快便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但是陈先生却觉得老太太做的事情太脏了，而且她总是把垃圾堆在台阶上，导致别人无法通过，他觉得这种行为很没有道德素养。

陈先生有一次要去六栋会朋友，朋友家就住在台阶上去的对面一楼。陈先生不想绕远路，决定直接从台阶上过。老太太当时正好在平板车前整理，陈先生来到台阶口，发现被堵得严严实实，只有侧着身子才勉强可以通过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从一堆硬纸板旁挤过去。结果白衬衫让硬纸板的边缘划了一道很深的黑印。

陈先生终于忍不住了，气急道：“真的是太没公德心了，过道上面怎么能堆成垃圾呢？也没人来管管！”陈先生骂完离开。在下面整理垃圾的老太太听到这话，默默放下了手中的东西，起身把台阶上的硬纸板一捆一捆拎下来，重新堆放到了路边的墙角。

过了几天，陈先生要搬家时搬到位于七栋的另一套小房去，因为两栋楼距离很近，他就把要搬走的东西一件一件捆扎在自己平时用来买菜的购物车上，再拉着走上去。有一次他拉了整整一车的东西，经过五栋的台阶口时，皮筋忽然弹开了，车上的东西散了满地，有几个杯子也因此摔碎了。

这时在旁边“卸货”的老太太快步走过来，帮着陈先生将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拎起，还拿来扫帚和簸箕，将碎瓷片扫走了。一边忙，她还一边说：“这车太小，我看你都搬了好多趟啦！家里还有不少东西要搬吧？你把我那个平板车拉过去，它拉一趟可以顶你这个好几趟呢！”陈先生不好意思地向老太太道过谢，然后借了她的平板车。果然，这样一次拉走的东西相当于他之前跑四五趟了。

将平板车交还给老太太时，陈先生特地将自己家不要、但可能还能拿去卖点的东西，一件一件收拾好，装在平板车上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陈先生如果有什么这类旧家当，总会先特地拿到五栋去，交给在台阶口整理垃圾的老太太。如果她不在，陈先生便会将手中的东西轻轻放在台阶口的那辆平板车上。



都市变奏 陈秋明 摄

囿遇

□田刚

他拐进了一家饭店，想找一个包间好打电话，向家里报告“变故”。

但包间里都是客人，酒菜混合的腥味向他扑拥过来。他向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询问，老板忙得满脸冒油，随口说道：“看看后面”。他终于走进一间空着的包间，哆嗦着按手机的按键，但怎么都按不准号码。

胸口像赛马场，刚被凌乱的马蹄踏过，他觉得自己喘不过气，便推开紧闭的窗户。一阵清涼的空气吹来，他睁开眼，看到屋顶熟悉的吊灯，才发现，自己刚才做了个梦。

他仰面躺在床上，思维却像纷飞的马蹄，无法停歇了。

一天下午，在拥挤的菜市场里，他刚骑上车子，车轮一转动，便缓缓地碰到了一位徐徐倒下的老人。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，车把一个胖胖的老人抓着。老人与他四只眼睛相互注视，两个身体一高一低，做倾斜状，像舞蹈中的恋人。老人的女儿走过来，一脸惊恐。

提着水果上门道歉，才知道老人已八十高龄，他现在想来还不知咋回事。

在那个本科录取还是按个计数的年代，他培养的学生进门道谢——门开，学生在门口递上一袋水果。“进来，进来！”他欢喜而儒雅地

说，期待一次关于师生情谊的愉快交谈。“不了，还要去别的地方。”学生转身匆匆下楼，同学在楼下等着。他看着茶几上困在网袋里的水果，好几分钟无语。

办公室的电话发出惊人的铃响。“你好，我们公司新推出……”“不需要，谢谢。”这样的电话很多，他立刻将手机盖上。

电话又惊人地响起，拿起电话。“你为什么不听我说完？你要尊重我！”“我……”他选择将手机再盖上，长长地喘了几口气。

以后的一段时间，每到周末，他的手机都会收到一条相同的短信：“走过一些路，才知道辛苦。登过一些山，才知道艰难……”开始他以为是诗，待看了下面，气从中来，又不知何去——“我相信我的辛苦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我还是会祝福您天天开心——一个期待您回信的夏天。”

如同遭了梦魇，赵凡开始害怕听到电话铃响。

春花秋月何事了，囿事知多少。囿，似乎是人生的失意的伴侣，“谁都遭遇过，却又躲不开”，赵凡悲天悯人的习性又起来了，思维便荡开去，想起天下人的遭遇来：责任在心，登门劝说闹离婚的夫妻和好，闹离的夫妻稍烟早散，还秀起恩爱；卖了房子，房子涨价；买了股

票，股市大跌；熬到晋级，刚刚超龄；见到梦中情人，面容憔悴得如同生人；还有热情如火地向同事打招呼，换来一张死寂的脸；偏偏住在马路东面，孙子就进不了路西的公办幼儿园……

赵凡的思维像牵着无数的风筝，满天空乱舞，突然眼前叠进一个黑脸的男人，提着他的包拐过墙角。他猛地一惊，才意识到只顾遐想，差点忘了上班的事情。

连忙从床上跳起，穿衣，套鞋，一只脚忘记穿袜子；洗脸，刷牙，牙膏偏偏掉进盥盆里。狼狈地夺门而出，向车站奔去。

赵凡是我多年的朋友，得意和失意的事总爱跟我诉说，还总眉飞色舞地。上面的故事，就是他喝酒时向我描述的。至于故事的结局，例如有没有迟到、有没有扣工资，他没提起。

三周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手机里收到他一条微信，是一首他篡改的歌谣：“小城回事多，充满苦和乐/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/看似一幅画，也像一首歌/人生遭遇真善美，这里也包括/淡的谈，说的/小城回事真是多/请你的朋友一起来，一起来说说”